

新散文
精读
xin
sanwen
jingdu

触摸散文创作前沿
探寻写作灵感源泉

中学生**典藏本**

祝勇·作品

李
佳
导读

长达 一千年的 春天

郭沫若文学奖

朱自清文学奖得主**祝勇**最新力作

北大文学硕士

资深出版人**李佳**精彩导读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新散文
精读
xin
sanwen
jingdu

ZHONGXUESHENG
DIANCANG BEN

中学生**典藏**本

祝 勇 · 作品



长达
一千年的春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达一千年的春天 / 祝勇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1
ISBN 978-7-5378-4337-9

I. ①长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0377 号

书 名 长达一千年的春天
著 者 祝 勇
责任编辑 贾江涛
导 读 李 佳
书籍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57571328(北京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办公室)
传 真 0351-5628680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 - mail 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207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337-9
定 价 19.80 元



contents

上篇 · 历史篇

永和九年的那场醉	/ 003
宋徽宋的光荣与耻辱	/ 034
仕途的孔尚任	/ 063
纸天堂	/ 074

下篇 · 地理篇

北京,永恒之城	/ 137
旧宫殿	/ 144
南方·水印象	/ 165
楠溪江:长达一千年的春天	/ 171
婺源笔记	/ 181
古道上的沙溪	/ 187
雕版上的德格	/ 195

上篇·历史篇



永和九年的那场醉

王羲之（303—361），东晋著名文士，后世尊为“书圣”。他虽出身高门，却淡泊名利，为人率直、洒脱，好隐居，与清谈名士交游，以山水吟咏为乐。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，诗酒风流，逍遥度日。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聚会，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（公元353年）三月三日的兰亭聚会。聚会的起因源于“修禊”这一习俗。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，在水边洗濯，祓除不祥。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，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，兰亭之会就是如此。此次聚会名流荟萃，与会者多达四十余人。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美景，饮酒赋诗。为了增加趣味，他们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，流觞所至，即席赋诗。

兰亭聚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王羲之写了一篇《兰亭序》。这篇序，正是本文的主题。“永和九年的那场醉”这样一个看似随意的题目，你只有读罢全文才能领略为什么这场“醉”如此重要。这场醉酒诞生出一幅不可复制的绝世佳作，而永和九年也因此跳脱出时空的禁锢，绵延成一条永生的河流。作者的行文中多次呼应“醉”与“永和九年”，在阅读时多加注意，你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个信手拈来的题目，而是举重若轻的题眼所在。

“兰亭特展”是这篇散文的源头。起笔如话家常，但是接下来悬念迭出。对不熟悉《兰亭序》的读者来说，真迹为什么消失了？如何成为了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病？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
一连串文化史上的鼎鼎大名，贯穿了绵延千年的“兰亭”传奇。这场浩荡的复制运动，何以绵延一千六百多年？“性命可轻，《兰亭》至宝”，这幅书法何以能有如此的重量？

《世说新语》中关于刘伶的记载：刘伶恒纵酒放达，或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，伶曰：“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裋衣。诸君何为入我裋中？”

《晋书》本传中称阮籍“本有济世志，属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与世事，遂酣饮为常”。

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，郑欣森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，午门上正办“兰亭特展”，相约一起去看，尽管我知道，王羲之的那份真迹，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，但这样的展览，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，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。那份真迹消失了，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，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。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，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。这些后人包括：虞世南、褚遂良、冯承素、米芾、陆继善、陈献章、赵孟頫、董其昌、八大山人、陈邦彦，甚至宋高宗赵构、清高宗乾隆……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《兰亭序》。南宋赵孟坚，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，不想舟翻落水，救起后自题：“性命可轻，《兰亭》至宝。”这份摹本，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——落水《兰亭》。王羲之不会想到，他的书法，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，贯穿了其後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。这些复制品，是治文人心病的药。

东晋永和九年（公元353年）的暮春三月初三，时任右将军、会稽内史的王羲之，伙同谢安、孙绰、支遁等朋友及子弟四十二人，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，行“修禊”之礼，曲水流觞，饮酒赋诗。魏晋名士尚酒，史上有名。刘伶曾说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；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”阮籍饮酒，“蒸一肥豚，饮酒二斗”。他们的酒量，都是以“斗”为单位的，那是豪饮，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。王羲之的酒量，我们不得

而知，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《羲之写照图》，图中的王羲之，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，身旁有一酒桌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，酒杯是小的，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，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。总之，兰亭雅集那天，酒酣耳热之际，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，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，写下一篇《兰亭序》，作为他们宴乐诗文的序言。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，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，以后会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，而且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，后世的所有书家，只有翻过临摹《兰亭序》这座高山，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。王羲之酒醒，看见这幅《兰亭序》，有几分惊艳、几分得意，也有几分寂寞，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将这幅《兰亭序》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，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，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，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。

然而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？

一种说法是，《兰亭序》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，由于智永无子，于是传给弟子辩才，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，以计策骗到手；还有一种说法：《兰亭序》的真本，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。唐太宗死后，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。后世的评论者说：“《兰亭序》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，在人间短暂现身，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。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，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。”

二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中国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

魏晋名士的尚酒和放达互为因果，正是这样的时代风气造就了永和九年的这一场醉。关于名士的纵酒放达，史上有名的记载还有很多。

古今多少艺术作品都是在艺术家即兴的状态下，呈现出了“不可复制之美”。

“昙花一现”的艺术品，因为神秘与难以再现，更加引人怀想，在艺术史上的声名也更为传奇。

这一节谈中国文化史上率意而为

的佳作，首先从沈从文和黄裳之间的一段逸事说起。

这里让笔者想起有着“京城第一玩家”之称的王世襄。他不仅博学，而且会玩儿，养鸽子、捉蛐蛐、驯鹰……那些老北京胡同里的游艺，王世襄都爱玩，玩儿的同时，一生出版著作三十多部，论著内容包括漆器、家具、竹刻、书画、铜佛、瓷器等等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关于魏晋风流的记载有很多，比如被后世传为佳话的“雪夜访戴”：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咏左思招隐诗。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舟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

制，都是这样率性为之的，比如苏东坡、辛弃疾开创所谓的豪放词风，并非有意为之，不过逞心而歌而已，说白了，是玩儿出来的。我记得黄裳先生曾经回忆，1947年时，他曾给沈从文寄去空白纸笺，请他写字，没想到这考究的纸笺竟令沈从文步履维艰，写出来的字如“墨冻蝇”，沈从文后来干脆又另写一幅寄给黄裳，写字笔是“起码价钱小绿颖笔”，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笔，纸也只是普通公文纸，在上面“胡画”，却“转有妩媚处”。他还回忆，1975年前后，沈从文又寄来一张字，是用明拓帖扉页的衬纸写的，笔也只是七分钱的“学生笔”，黄先生说这幅字“旧时面目仍在，但平添了如许婉转的姿媚”。所以黄裳先生也说：“好文章、好诗……都是不经意做出来的。”

文人最会玩儿的，首推魏晋，其次是五代。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中收有明代杨慎的《墨池璫录》，书中说：“书法唯风韵难及。虞书多粗糙，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，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，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，虚旷为怀，修容发语，以韵相胜，落华散藻，自然可观。”两宋以后，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，诗词文章，都做得规规矩矩，有“使命感”了。以今人比之，犹如莫言之《红高粱》，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决心为国争光，那份汪洋恣肆、狂妄无忌，就断然做不出来了。

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，尽载于《世说新语》。魏晋文人的好玩儿，从《世说新语》的字里行间透出来，所以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说，他时常将《世说新语》放在枕畔，没事时翻开一读，常哑然失笑。比如写钟会，他刚写完一本书，名叫

《四本论》——别弄错了，不是《资本论》——想让嵇康指点，就把书稿揣在怀里，由于心里紧张，不敢拿给嵇康看，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，然后撒腿就跑。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，正巧嵇康不在家，吕安在门上写了一个“鳳”字就走了，嵇康回来，看到“鳳”字，心里很得意，以为是吕安夸自己，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，“鳳”的意思，是说他不过一只“凡鸟”而已。曹雪芹在给王熙凤的判词中把“鳳”字拆开，说“凡鸟偏从末世来”，不知是否受了《世说新语》的启发。

中国文化史上，正襟危坐的书多，像《世说新语》这样好玩儿的书，屈指可数。刘义庆寥寥数语，就把魏晋文人的形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。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、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，是皇亲国戚、高干子弟，同时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，《宋书》说他“招聚文学之士，近远必至”。他爱玩儿，所以他的书，就专捡好玩儿的事儿写。

《世说新语》写王羲之，最著名的还是那个“东床快婿”的典故：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，名叫郗璇，年方二八，正值豆蔻年华，郗鉴爱如掌上明珠，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。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，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，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。

一天早朝后，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。王导慨然说：“那好啊，我家里子弟很多，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，凡你相中的，不管是谁，我都同意。”郗鉴就命管家，带上厚礼，来到王丞相的府邸。

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，就个个精心打扮一番，“正襟危坐”起

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

从这一章节的开头至此，读者不难看出，文艺中的上品，恐怕都是在不经意之间、在玩儿的心态下肆意而出，浑然天成的吧？

在第二部分里，作者先是呈现东晋文坛的生态，又从《世说新语》中“东床快婿”这则故事引出了本文的主人公王羲之。

来，唯盼雀屏中选。只有一个年轻人，斜倚在东边床上，敞开衣襟，若无其事。这个人，正是王羲之。

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，他的两位伯父王导、王敦，分别为东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，一文一武，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，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，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，其家族势力的强大，由此可见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《乌衣巷》，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的地址——诗中的“王谢”，分别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，它们的家，都在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。乌衣巷鼎盛繁华，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宅区。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，就是谢安所建。

相亲那一天，王羲之看见了一座古碑，被它深深吸引住了。那是蔡邕的古碑。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、书法家、蔡文姬的父亲，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，故后人也称他“蔡中郎”。他的字，“骨气洞达，爽爽有神力”，被认为是“受于神人”，让王羲之痴迷不已。

王羲之对书法如此迷恋，自然与父亲的影响关系甚大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，历官丹杨太守、淮南内史、淮南太守，善隶、行书。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三载：“旷与卫氏，世为中表，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。”王羲之十二岁的时候，在父亲枕中发现《笔论》一书，便拿出来偷偷看。父亲问：“你为什么偷走我藏的东西？”羲之笑而不答。母曰：“他是想了解你的笔法。”父亲看他年少，就说：“等你长大成人，我会教你。”王羲之说：“等到我成人了，就来不及了。”父亲听了大喜，就把《笔论》送给了他，不到一个月，他的书法水平就大有

不需多加描摹，王羲之对书法艺术的痴迷之态已经跃然纸上。

长进。

那天他看见蔡中郎碑，自然不会放过，几乎把相亲的事抛在脑后，突然想起来，才匆匆赶往乌衣巷里的相府，到时，已经浑身汗透，就索性脱去外衣，袒胸露腹，假在东床上，一边饮茶，一边想那古碑。郗府管家见他出神的样子，不知所措。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，却没有形成交流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

管家回到郗府，对郗太尉做了如实的汇报：“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，听说郗府觅婿，都争先恐后，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，袒腹躺着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”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，没想到郗鉴选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，“东床快婿”，由此成为美谈，而这样的美谈，也只能出在东晋。

王羲之的袒胸露腹，是一种别样的风雅，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体会得到，如今的岳父岳母们，恐怕万难认同。王羲之与郗璇的婚姻，得感谢老丈人郗鉴的眼力。王羲之的艺术成就，也得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。王羲之后来在《杂帖》中不无得意地写道：

吾有七儿一女，皆同生。婚娶已毕，唯一小者尚未婚耳。过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今内外孙有十六人，足慰目前。

他的七子依次是：玄之、凝之、涣之、肃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。这七个儿子，个个是书法家，宛如北斗七星，让东晋的夜空有了声色。其中凝之、涣之、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会，而徽之、献之的成就尤大。故宫“三希堂”，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占了“两

若不是郗太尉慧眼有加，也就不会有书法史上的传奇。艺术家的天赋固然重要，而天赋能自由生长的土壤也是不可缺失的。

这一章节对各种典故信手拈来，展现王羲之作为艺术家放浪形骸的一面，同时也强调了时代的风气对艺术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。艺术作品看起来虽然像是艺术家兴之所至、随意挥洒的结果，但是其背后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环境、时代的作用，这一点在泰纳的《艺术哲学》中有着详细的阐释。

作者在《历史写作的四个关键词》中曾这样自述：“文本中的历史人物，比我们想象的更着更强的神秘性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他们所有的命运都已经定局，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结论，无法改变，然而，当我们借助文学的工具深入到他们多元、复杂、幽深、纠结的内心世界，才会发现他们的命运中潜伏着深刻的不可预测性。在史学的视域里，我们似乎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；但在文学的视域里，我们还对他们所知甚少。”

希”，其中我最爱的，是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，笔力浑厚通透，酣畅淋漓。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的父亲王羲之，或许与唐太宗、宋高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《兰亭序》的抬举有关。但无论怎样，如果当时郗鉴没有选中王羲之，中国的书法史就要改写。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，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，竟然有了书法史的意义，犹如他没有想到，酒醉后的一通涂鸦，成就了书法史的绝唱。

三

一千六百多年后，我们依然能够呼吸到永和九年春天的明媚。三国时代，纵然有英姿英发、羽扇纶巾的英雄，有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的浩荡，但总的来说，气氛仍是压抑的，充满了刀光剑影。“檣櫓灰飞烟灭”，对于英雄豪杰，仿佛信手拈来的功业，对百姓，却是无以复加的灾难。继之而起的魏晋，则是一个“铁腕人物操纵、杀戮、废黜傀儡皇帝的禅代的时代”。先是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他的儿子曹丕篡夺汉室江山，建立魏朝；继而魏的大权逐步旁落到司马氏手中，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担任大将军，把持朝廷大权。曹髦见曹氏的权威日渐失去，司马昭又越来越专横，内心非常气愤，于是写了一首题为《潜龙》的诗。司马昭见到这首诗，勃然大怒，居然在殿上大声斥责曹髦，吓得曹髦浑身发抖，后来司马昭不耐烦了，干脆杀死了曹髦，立曹奂为帝，即魏元帝。曹奂完全听命于司马昭，不过是个傀儡皇帝。但即使傀儡皇帝，司马氏也觉得碍事，司马昭死后，长子司马炎干脆逼曹奂退位，自己称帝。经过司马懿、司马昭

和司马炎三代人的“努力”，终于夺权成功，建立了西晋。

西晋是一个偷来的王朝。这样一个不名誉的王朝，要借助铁腕来维系，那是一定的。所以司马氏的西晋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当年曹操杀孔融，孔的两个儿子尚幼，一个九岁，一个八岁，曹操斩草除根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留下了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的成语。此时的司马氏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杀人杀得手酸。“竹林七贤”过得潇洒，嵇康“弹琴咏诗，自足于怀”，刘伶整日捧着酒罐子，放言“死便埋我”，也好玩，但那潇洒里却透着无尽的悲凉，不是幽默，是装疯卖傻，企图借此躲避司马家族的专政铁拳，最终，嵇康那颗美轮美奂的头颅，还是被一刀剁了去。

公元290年，晋武帝死，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，互相残杀，酿成“八王之乱”。对于当时的惨景，虞预曾上书道：“千里无烟爨之气，华夏无冠带之人。自天地开辟，书籍所载，大乱之极，未有若兹者。”这份乱，可谓登峰造极了。公元316年，皇帝司马邺被俘，西晋灭亡。王家的功业，恰是此时建立的，公元318年，王旷、王导、王敦等人推司马睿为皇帝，定都建康，建立东晋。动荡的王朝在建康（南京）得到暂时的安顿，社会思想平静得多，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。再至晋末，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，文章便更和平。与西晋相比，东晋士人不再崇尚形貌上的冲决礼度，而是礼度之内的娴雅从容。昏暗的油灯下，鲁迅恍惚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：“这故事很美丽，幽雅，有趣。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，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，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，同时又展开去，以至于无穷。”这些美事包括：山阴道上的乌桕，新秋，野花，塔，伽蓝……

在本文的第二、第三部分，读者可以仔细体味作者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追索隐设在历史深处的、属于个人的幽微情感。

点题，永和九年这样一个时间点，有着大乱和杀戮之后的沉潜和淡定，孕育出了《兰亭序》这样的艺术品。文学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，每一时代的文艺都与其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历史总是微观地存在于文本之中。

所以东晋时代的郊游，畅饮，酣歌，书写，都变得轻快起来，少了“建安七子”“竹林七贤”的曲折和吞咽，连呼吸吐纳都通畅许多。永和九年，暮春之初，不再有奔走流离，人们像风中的渣滓，即使飞到了天边，也终要一点一点地落定，随着这份沉落，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便会显露出来，花开花落、雁去雁来、雨丝风片、微雪轻寒，都牵起一缕情欲。那份欲念，被生死、被冻饿遮掩得太久了，只有在这清澈的山林水泽，才又被重新照亮。文化是什么？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，那点渴望，那缕求索，是为人的内心准备的酒药和饭食。王羲之到了兰亭，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或者说，就在王羲之仕途困顿之际，那份从容、淡定、逍遥，正在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等待着他。

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种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，据说越王就曾在这里种兰，后人建亭以志，名曰兰亭。而修禊的风俗，则始于战国时代，传说秦昭王在三月初三置酒河曲，忽见一金人，自东而出，奉上水心之剑，口中念道：“此剑令君制有西夏。”秦昭王以为是神明显灵，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赐赠，此后，强秦果然横扫六合，一统天下。从此，每年三月三，人们都到水边祓祭，或以香薰草蘸水，洒在身上，洗去尘埃，或曲水流觞，吟咏歌唱。所谓曲水流觞，就是在水边建一亭子，在基座上刻下弯弯曲曲的沟槽，把水流引进来，把酒杯斟酒，放到水上，让酒杯在水上浮动，到谁的面前，谁就要举起酒杯，趁着酒液熨过肺腑，吟诵出胸中的诗句。

东晋的酒具，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见得到的。比如那件青釉鸡头壶，有一个鸡头状短流，圆腹平底，腹上壁有两桥形系，一弧形柄相接口沿和

曲水流觞的风雅与神韵。

文物是时代精神的具象，是后人感知历史的最直接的途径。作者将文物史、考古史信手拈来，让文章更生动可读，永和九年的风

器身，便于提拿，通体青釉，点缀褐彩，有画龙点睛之妙。这种鸡头壶，始见于三国末期，历经魏晋南北朝，到唐代就消失了，被执壶取代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南朝时期的青釉羽觞，正是曲水流觞中的那只“觞”，它的外形小巧可爱，像一只小船，敏捷灵动，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水中随波逐流的轻巧宛转，以及饮酒人将它高高擎起，袍袖被风吹动的那副神韵。

一件小小的文物，让魏晋的优雅、江左的风流具体化了，变得亲切可感，也让后世文人思慕不已，甚至大清的乾隆皇帝，也在紫禁城宁寿宫花园的一角，建了一座禊赏亭，企图通过复制曲水流觞的物理空间，体验东晋士人的风雅神韵。在他看来，假若少了这份神韵，这座宫殿纵然雕栏玉砌、钟鸣鼎食，也毫无品位。

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，王羲之式的风雅，让后世许多帝王将相艳羡不已，纷纷效仿，与此相比，王羲之最向往的，却是拯救社稷苍生的功业。

与郗璇结婚三年后，王羲之就凭借庾亮等人的举荐，以及自己根红苗正的家世，官至会稽内史、右军将军——“王右军”之名由此而来，但官场的浑浊，依旧容不下一个清风白袖的文人书生。官场上的王羲之，像相亲时一样我行我素。他与谢安一同登上冶城，在谢安悠然远想的时候，他居然批评谢安崇尚虚谈，不务实际：“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，而虚谈费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还反对妄图通过北伐实现个人野心的桓温、殷浩：“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？”《晋书》说他“以骨鲠称”，还说他“雅性放诞，好声色”。他入世，却不按官场的既定方针办，他不倒霉，谁倒霉呢？果然，王羲之被官场风暴，径直吹到会稽。

雅也更亲切可感了。

在中国读书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念下，文人多以致仕为目标，有趣的是，传诵至今的佳作，很多都是失意的文人吟咏郁郁不得志情怀的作品。被权力边缘化，艺术家的才思也会得到更多自由生长的空间。

与第二章王羲之对书法艺术的痴迷相呼应，如此不通世故，确实不适合官场。于是被官场风暴吹到了会稽。这个“吹”字用得妙。